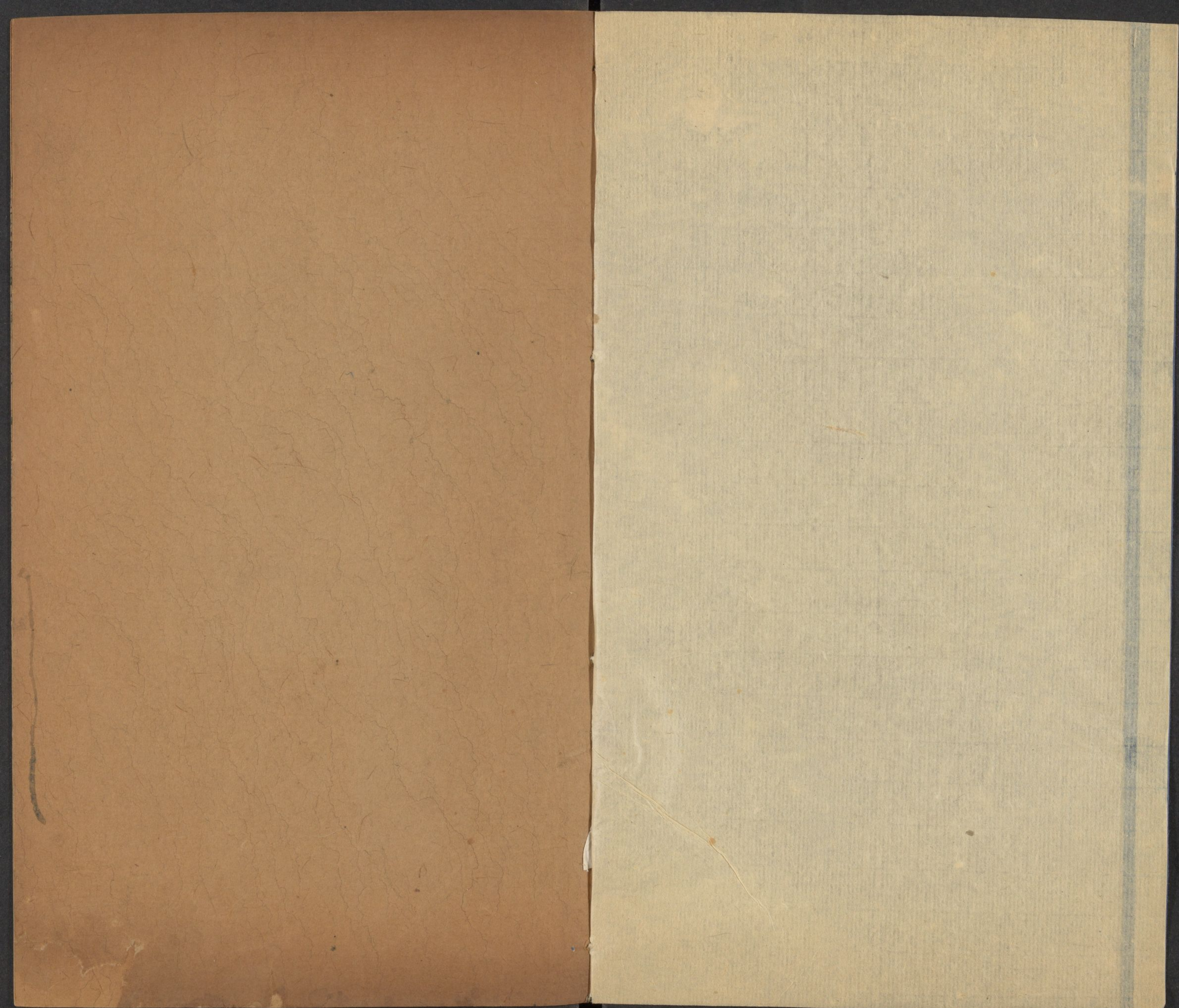


T 1237/7218(9)

9



朱子經濟文衡類編目錄

續集

○卷之一

聖學類

論古今帝王務學之要

謂人主當講學以正心

論聖賢爲學先後之道

論古人爲學次序之道

論人主之學在於敬

乞不以假故逐日進講

論人君當務學以進德
論爲學能變化氣質

○卷之二

聖德類

論大學明德新民之道
論大學傳釋明德之義
論大學傳釋新民之義
論大學傳釋至善之義
論大學傳釋物有本末之義

○卷之三

脩身類

論大學傳所以釋經之義
謂大學之道以脩身爲本
謂當脩身以齊家
謂大學脩身之義

○卷之四

正心類

謂天下事皆本於聖心
論人心道心之別
謂仁者本心之全德

論太祖正心之法 凡事當裁之以心

謂聖心正凡事無不正

謂心有天理人欲之異

論人心各有當然之理

○卷之五

誠意類

論大學傳釋誠意之義

致知類

論大學知止之道 論大學知所先後之道

論大學知至之道

格物類

論大學物格知至之義

○卷之六

聖孝類

謂父子慈孝本於天性

○謂處天下之事有變有權

乞瑞慶節不受賀禮 乞就班賀指揮不受

乞三年內並免稱賀 謂當務抑損以盡孝道

聖治類

論大學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道

○卷之七

新政類

講學修攘任賢今日急務

謂今日當於三事果斷力行

謂當謹初政以重自新

時政類

謂當嚴天理人欲之辨

○卷之八

儲德類

謂今日事勢當先其所難

謂當選東宮官以善輔導

公謂宜擇師傅以輔皇儲

○宰相類

臺諫給舍附

謂當擇正人以重其任

謂宜精選任以明體統

君子小人類

謂宜遠便嬖以近正直

監司守令類

謂宜正朝廷本原之地

○卷之九

公道類

謂當抑私恩以抗公道

求言類

謂當採擇人言以圖自新

謂當因災異下詔求言

謂乞差官看詳四方獻疏

乞令看詳官面奏封事貼說

紀綱類

人主當正心術以立紀綱

謂朝廷皆以私意廢壞紀綱

謂宜振紀綱以厲風俗

謂宜絕左右以正紀綱

謂宜戒左右勿預朝政

謂人主不當求聰明之名

○卷之十

風俗類

謂風俗不知忠義名節

賞罰類

劾奏賈祐之抄劄不實

劾奏密克勤偷盜官米

劾奏朱熙績不伏賑糶

薦龍溪宰治行

民力類

謂恤民之實在省賦治軍
謂州縣催督財賦以困民力

國用類

○卷論塩課私賑之弊

論酒課坊場之弊

論宜節財用以固邦本

○卷之十一

財賦類

乞蠲減稅錢增起之類

再乞蠲減南康星子縣稅

乞從民便送納錢

乞聽絹貴處納錢賤處納絹

乞免台州丁絹

乞除州縣經摠制錢

乞禁州縣科罰之弊

乞捐減上供錢額

乞減經摠制錢額

乞減添差員數之弊

○卷之十二

荒政類上

南康賑濟

推廣御筆減稅決獄二事

乞免租稅及撥錢米充軍糧賑濟

乞截畱米綱充軍糧賑糴賑給

乞借上供糴本并倚閣夏稅錢帛

乞撥賜苗米充軍糧支遣

繳納南康任滿合奏事件

乞放租稅應副軍糧 乞倚閣夏稅

乞撥兩年苗稅

○卷之十二

荒政類下

浙東賑濟

申請前後救荒合行事件

再奏講求荒政

乞撥官會度牒及賞獻助

論救荒合行事宜

乞住催紹興苗稅

乞住催積年舊欠

繳回督責賦稅指揮

○卷之十四

和買類

乞除浙東和買絹數

乞減紹興和買四條

再申明畝頭物力之說

市糶類

乞約束場務邀阻商販

乞禁止州郡遏糶

○卷之十五

勸糶類

乞早推賞獻米賑濟上戶

乞不候諸司保明而與推賞

常平義倉類

奏劾擅支常平義倉米

役法類

論差役利害條件

兩具申省利害事理

○卷之十六

經界類

條奏經界行否利害

論產錢租米輕重之由

論租米寄搭隣戶之弊

再申諸司論經界利害

○司申諸司備坐聖旨指揮

再申運司論經界利害

○卷之十七

水利類

乞募饑民修水利

再乞台州黃岩早行修築

陂堰類

乞脩築石堤以通舡運

營寨類

論增置都昌新寨利害

保甲類

乞禁首領輒擅關集

○卷之十八

邊防類

謂宜絕和議以定脩攘

謂宜罷和議以盡戰守

謂修德業正朝廷立紀綱

將帥類

謂將帥殖私財以求進用

屯田類

謂屯田不行反為民害

宜募軍士游士分為兩屯

○卷之十九

刑獄類

謂當先正尊卑上下之分

謂當重州縣治獄之官

○卷之二十

學校類

乞賜白鹿洞書院勅額

再乞賜書院勅額

禮樂類

乞頒降政和禮書

乞增修政和禮書

謂乞脩三禮以脩制作

○卷之二十

廟儀門

論僖祖之廟當不遷

論不當遷二祖及析太祖太宗各為一世

論王安石嘗議僖祖不當遷

再上僖祖不當祧之議

再述宗廟重事當改之意

乞降出元奏劄子

乞降議定詔意指揮

○卷之二十一

陵議類

謂宜擇吉土以安神穴

○卷不宜拂天人之心以致變異

喪制類

謂三年通喪之禮

祭論父在而承國於祖之服

祭祀類

乞以酒水俟從祀先聖

謂當明義理以絕神姦

○卷之二十二

褒錄忠義類

乞贈陶威公廟額

乞褒錄高登忠義

○異端類

論佛老異端之害

論管商功利之失

災異類

乞修德政以弭天變

謂宜克己自新以弭災變

旱蝗類

回奏御筆捕蝗指揮

朱子經濟文衡類編續集目錄畢

朱子經濟文衡類編卷之一

回奏論學漸與時弊

早勉賤

陪宜改日自條以所文變

才過新更以所天變

朱子經濟文衡類編卷之一

哈佛大學漢和圖書館珍藏印

續集

○聖學類

論古今帝王務學之要

是年夏五月先生祠滿復請六月孝宗皇

帝即位詔求直言先生應詔上書論講學

脩攘任賢二事此居其首書上是月得祠

明年癸未召赴行在此段首論堯舜禹務

學之本次論帝王格物致知之要末謂大

學孔氏之遺書宜延訪真儒以備顧問

臣聞堯舜禹之相授也其言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

此說主聖務李之本

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夫堯舜禹皆大聖人也生而知

之宜無事於學矣而猶曰精猶曰一猶曰執者明雖

生而知之亦資學以成之也陛下聖德純茂同符古

聖生而知之臣所不得而窺也然竊聞之陛下毓德

之初親御簡策衡石之程不過諷誦文辭吟咏情性

而已比年以來聖心獨詣欲求大道之要又頗留意

所謂先攻邪心之義

此正孟子
辭意婉曲

於老子釋氏之書踈遠傳聞未知信否然私獨以為

若果如此則非所以奉承天錫神聖之資而躋之堯

舜之盛者也蓋記誦華藻非所以探淵泉而出治道

虛無寂滅非所以貫本末而立大中是以古者聖帝

明王之學必先格物致知以極夫事物之變使事物

此論帝王為孝之道

之過乎前者義理所存纖微畢照瞭然心目之間不

容毫髮之隱則自然意誠心正而所以應天下之務

者若數一二辨黑白矣苟惟不學與學焉而不主乎

此則內外本末顛倒繆戾雖有聰明睿智之資孝友

恭儉之德而智不足以明善識不足以窮理終亦無

補乎天下之治亂矣然則人君之學與不學所學之

正與不正在乎方寸之間而天下國家之治不治見乎彼者如此其大所係豈淺淺哉易所謂差之毫釐繆以千里此類之謂也蓋致知格物者堯舜所謂精一也正心誠意者堯舜所謂執中也自古聖人口授心傳而見於行事者惟此而已至於孔子集厥大成此論大孝孔氏遺書然進而不得其位以施之天下故退而筆之以爲六經以示後進之爲天下國家者於其間語其本末終始先後之序尤詳且明者則今見於戴氏之記所謂大學篇者是也故承議郎程顥與其弟崇政殿說書

願近世大儒實得孔子孟以來不傳之學皆以爲此篇乃孔氏遺書學者所當先務誠至論也臣愚伏願陛下捐去舊習無用浮華之文攘斥似是而非邪詖之說少留聖意於此遺經延訪真儒深明厥旨者置諸左右以備顧問研究充廣務於至精至一之地而知天下國家之所以治者不出乎此然後知體用之一原顯微之無間而獨得乎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所傳矣於是考之以六經之文監之以歷代之迹會之於心以應當世無窮之變以陛下之明聖而所

經漢文衡 續集卷一
以浚其源輔其志者如此其備則其所至豈臣愚昧
所能量哉 壬午應詔封事 孝宗新政

謂人主當講學以正心

先是戊申歲除先生主管太乙宮兼崇政
殿說書時壽皇已有倦勤之意欲以爲燕
翼之謀先生嘗草疏凡十事此其一也會
執政有不合者先生遂力辭新命除秘閣
修撰仍奉外祠疏不果上

此段專論人主當以講學正心爲本而學

又有邪正之別

臣聞天下之事其本在於一人而一人之身其主在

於一心故人主之心此人主正心之本一正則天下之事無有不正人

主之心一邪則天下之事無有不邪如表端而影直
源濁而流汙其理有必然者是以古先哲王欲明其
德於天下者莫不壹以正心爲本然本心之善其躰

至微而利欲之攻不勝其衆嘗試驗之一日之間聲

色臭味游衍馳驅土木之華貨財之殖雜進於前日

致其謹新月盛其間心躰湛然善端呈露之時蓋絕無而僅

有也苟非講學之功有以開明其心而不迷於是非
邪正之所在又必信其理之在我而不可以須臾離
焉則亦何以得此心之正勝利欲之私而應事物無
窮之變乎然所謂學則又有邪正之別焉味聖賢之
言以求義理之當察古今之變以驗得失之幾而必
反之身以踐其實者學之正也涉獵記誦而以雜博
相高割裂裝綴而以華靡相勝反之身則無實措之
事則無當者學之邪也學之正而心有不正者鮮矣
學之邪而心有不邪者亦鮮矣故講學雖所以爲正

心之要而學之邪正其係於所行之得失而不可不
審者又如此易曰正其本萬事理差之毫釐謬以千
里惟聖明之留意焉

已酉擬上封事

光宗初政

論聖賢爲學先後之道

是年秋七月甲子寧宗卽位八月己未除
先生煥章閣待制侍講冬十月戊子朔至
自長沙乞且帶舊職奏事己丑入國門辛
卯入對延和殿此第一劄也初上在藩邸
聞先生名每恨不得爲本宮講官至是首

加召用皆出聖意

此篇論聖賢爲學之道必先窮理窮理之要在於讀書而讀書之本又在乎循序致精居敬持志

臣嘗聞之人之有是生也天固與之以仁義禮智之性而序其君臣父子之倫制其事物當然之則矣以其氣質之有偏物欲之有蔽也是以或昧其性以亂其倫敗其則而不知反必其學以開之然後有以正心修身而爲齊家治國之本此入之所以不可不學

而其所以學者初非記問誦章之謂而亦非有聖愚貴賤之殊也以是而言則臣之所嘗用力固有可爲陛下言者請遂陳之蓋爲學之道莫先於窮理窮理之要必在於讀書讀書之法莫貴於循序而致精而致精之本則又在於居敬而持志此不易之理也夫天下之事莫不有理爲君臣者有君臣之理爲父子者有父子之理爲夫婦爲兄弟爲朋友以至於出入起居應事接物之際亦莫不各有理焉有以窮之則自君臣之大以至事物之微莫不知其所以然與其

此以下論窮理之要

所當然而以纖芥之疑善則從之惡則去之而無毫
髮之累此為學所以莫先於窮理也至論天下之理
此以下論讀書之法
則要妙精微各有攸當亘古亘今不可移易唯古之
聖人為能盡之而其所行所言無不可為天下後世
不易之大法其餘則順之者為君子而吉背之者為
小人而凶吉之大者則能保四海而可以為法凶之
甚者則不能保其身而可以為戒是其粲然之跡必
然之效蓋無不具於經訓史冊之中欲窮天下之理
而不即是以而求之則是正墻面而立爾此窮理所以

必在乎讀書也若夫讀書則其不好之者固怠忽間
此以下論循序致精之本

斷而無所成矣其好之者又不免乎貪多而務廣往
此為孝之道

往未啓其端而遽已欲探其終未究乎此而忽已志

在乎彼是以雖復終日勤勞不得休息而意緒忽忽

常若有所奔趨迫逐而無從容涵泳之樂是又安能

深信自得常久不厭以異於彼之怠忽間斷而無所

成者哉孔子所謂欲速則不達孟子所謂進銳者退
孔孟進學之序皆戒欲速

速正謂此也誠能鑒此而有以反之則心潛於一久

而不移而所讀之書文意接連血脉通貫自然漸漬

淡洽心與理會而善之為勸者深惡之為戒者切矣
此以下論居敬持志之方

此循序致精所以為讀書之法也若夫致精之本則在於心而心之為物至虛至靈神妙不測常為一身之主以提萬事之綱而不可有頃刻之不存者也一不自覺而馳騫飛揚以徇物欲於軀殼之外則一身無主萬事無綱雖其俯仰顧盼之間蓋已不自覺其身之之所在而况能反覆聖言參考事物以求義理至當之歸乎孔子所謂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孟子所謂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者正謂

此也誠能嚴恭寅畏常存此心使其終日儼然不為

物欲之所侵亂則以之讀書以之觀理將無所徃而

不通以之應事以之接物將無所處而不當矣此居

敬持志所以為讀書之本也此數語者皆臣平生為

學艱難辛苦已試之效竊意聖賢復生所以教人不

過如此不獨布衣韋帶之士所當從事蓋雖帝王之

學殆亦無以易之特以近年以來風俗薄陋士大夫

之弊聞聞此等語例皆指為道學必排去之而後已是以

食芹之美無路自通每抱遺經徒切慨嘆今者乃遇

皇帝陛下始初清明無他嗜好獨於問學孜孜不倦而臣當此之時特蒙引對故敢忘其固陋而輒以爲獻伏惟聖明深賜省覽試以其說驗之於身蚤寤晨興無忘今日之志而自強不息以緝熙于光明使異時嘉靖邦國如商高宗興衰撥亂如周宣王以著人主講學之效卓然爲萬世帝王之標準則臣雖退伏田野與世長辭與有榮矣

甲寅行宮便殿奏劄二

寧宗初政

先生是行至上饒聞首相以批逐有憂色曰大臣

進退亦當存其體貌豈宜如此或謂此蓋廟堂之意先生曰主上新立豈可導之輕逐大臣耶及至六和塔永嘉諸賢俱集各陳所欲施行之策紛紛不決先生曰彼方爲几我方爲肉何暇議及此哉是時近習用事御筆指揮皆亦有端故先生憂之論古人爲學次序之道

先生奏事便殿既畢庚子內引辛丑受詔進講大學兼實錄院修撰遂編次成帙以進此其首序也

此篇論古人為學具有次序故治日多亂日少後世不知有學故亂日多治日少我朝二程講明大學之訓後之修已治人以及子平天下者斷不外此

臣嘗竊謂自天之生此民而莫不賦之以仁義禮智之性敘之以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倫則天下之理固已無不具於一人之身矣但以人自有生而有血氣之身則不能無氣質之偏以拘之於前而又此人之所有物欲之私以蔽之於後所以不能皆知其性以至以不可無孝

於亂其倫理而陷於邪僻也是以古之聖王設為學校以教天下之人使自王世子王子公侯卿大夫元士之適子以至庶人之子皆以八歲而入小學十有五歲而入大學必皆有以去其氣質之偏物欲之蔽古之教化既明故習以復其性以盡其倫而後已焉此先王之世所以自俗比自美天子至於庶人無一人之不學而天下國家所以治日常多而亂日常少也及周之衰聖賢不作於是小學之教廢而人之行藝不修大學之教廢而世之道德不明其書雖有存者皆不過為世儒講說口耳之

資而已未有能因其文以既其實必求其理而責之於身者也是以風俗敗壞人才衰乏為君者不知君之道為臣者不知臣之道為父者不知父之道為子者不知子之道所以天下之治日常少而亂日常多皆由此學不講之故也至於我朝天運開泰於是河南程顥及其弟頤始得孔子孟以來不傳之緒而其所以開示學者則於此篇之旨深致意焉若其言曰大學乃孔氏遺書須從此學則不差又曰大學乃初學入德之門於今可見我朝天運開泰故大儒輩出而教孝始備古人為學次序者賴有此篇尚

存其他則莫如論孟其可謂知言之要矣後之君子欲修己以治人而及於天下國家者豈可以舍是而求哉 經筵大學講義 寧宗初政

論人主之學在於敬

事目同上

此篇論治古之世天下無不學後世教化不脩例不知學而尊且貴者尤甚然而尚幸有可為者曰敬而已若能從事於此以求放心猶可以為窮理之本

抑臣聞之治古之世天下無不學之人而王者之子
 弟其教之為尤密蓋自其為赤子之時而教化行矣
 及其出就外傅則又有小學之學及其齒於胄子則
 又有大學之學凡所以涵養其本原開導其知識之
 具已先熟於為臣為子之時故其內外凝肅思慮通
 明之效有以見於君臨天下之日所以能秉本執要
 酬酢從容取是舍非賞善罰惡而姦言邪說無足以
 亂其心術也降及後世教化不脩天下之人例不知
 學而尊且貴者為尤甚蓋幼而不知小學之教故其

如此則君德所以日進

長也無以進乎大學之道凡平日所以涵養其本原
 開導其知識者既已一切鹵莽而無法則其一旦居
 尊而臨下決無所恃以應事物之變而制其可否之

其教如此又何以盡為人上之道

命至此而後始欲學其小學以為大學之基則已過
 時而不暇矣夫手握天下之圖身據兆民之上可謂
 安且榮矣而其思乃茫然不知所以御之之術使中
 外小大之臣皆得以肆其欺蔽眩惑於前騁其擬議
 窺覲於後是則豈不反為大危大累而深可畏哉然
 而尚幸有可為者亦曰敬而已矣若能於此深思猛

讀至此則人主烏可不孝

此是為孝用工處

省痛自策勵兼取孟子程氏之言便從今日從事於敬以求放心則猶可以涵養本原而致其精明以爲窮理之本伏惟陛下深留聖意實下工夫不可但從空言以應故事而已也

同上

乞不以假故逐日進講

先生既受詔進講大學壬寅覃恩授朝請郎甲辰例賜紫衣章服乙巳晚講故事講筵假故住講日分多日惟一講先生乞除駕出旬休國忌節假住講外餘雙隻日並

早晚講從之

此篇專務進益聖德使藏修游息無非與學之時

伏見近制每遇隻日蚤晚進講及至當日或值假故卽行權罷又按故事將來大寒大暑亦係罷講月分恭惟陛下天性好學晨夕孜孜雖處深宮必不暇逸但臣誤蒙選擇以經入侍固當日有獻納以輔聖志此惟恐有一日不孝之失可見先生致主之盛心今乃淹旬累月不能脩其職業素餐之刺實不自安故嘗面奏暇日無事正宜進講已蒙聖慈俯賜嘉納

今已兩日未見施行因省昨來所陳似亦未詳悉今
別具奏欲乞聖明特降睿旨今後除朔望旬休及過
宮日外不以寒暑雙隻月日諸色假故並令逐日蚤
晚進講內有朝殿日分伏恐聖躬久坐不無少勞却
乞權住當日蚤講一次庶幾藏修游息無非典學之
時聖德日躋天下幸甚

進講劄子

寧宗初政

論人君當務學以進德

先生既居講學每講務積誠意感悟上意
講畢有可以開益聖德罄竭無隱上亦虛

心嘉納因復進疏勉上進德

此篇專論人君之學當求放心以爲進德
之本

臣竊聞周武王之言曰惟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
之靈亶聰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而孟子又曰堯
舜性之湯武反之蓋當因此二說而深思之天地之
大無不生育固爲萬物之父母矣人於其間又獨得
其氣之正面能保其性之全故爲萬物之靈若元后
者則於人類之中又獨得其正氣之盛而能保其全

人類之中又得其聰且明者為億兆姓之主

性之尤者是以能極天下之聰明而出於人類之上
 以覆冒而子蓄之是則所謂作民父母者也然以自
 古聖賢觀之惟帝堯大舜生而知之安而行之為能
 履此位當此責而無愧若成湯武王則其聰明之質
 固已不能如堯舜之全矣惟其能學而知能利而行
 能擇善而固執能克己而復禮是以有以復其德性
 聰明之全體而卒亦造乎堯舜之域以為億兆之父
 母蓋其生質雖若不及而其反之之至則未嘗不同
 孔子所謂及其成功一也雖異而其成功則一而已正此之謂也共惟皇帝聰

明之質性之於天固非常情所能窺度然而生長深

宮春秋方富臣恐稼穡艱難容有未盡知人之情偽

容有未盡察國家憲度容有未盡習至於學道脩身

立志揆事之本制世御俗發號施令之要亦容有未

下四箇字此是文法

能無待於講而後明者故竊以為陛下誠能於此深

留聖意日用之間語嘿動靜必求放心以為之本而

於玩經觀史親近儒學已用力處益用力焉數召大

臣切劘治道俾陳今日要急之務略如仁祖開天章

閣故事至於羣臣進對亦賜溫顏反覆詢訪以求政

事之得失民情之休戚而又因以察人材之邪正短
長庶於天下之事各得其理經歷詳盡浹洽貫通聰
明日開志氣日強德聲日聞治數日著四海之內瞻
仰畏愛如親父母則是反之之至而堯舜湯武之盛
不過如此不宜妄自菲薄因循苟且而不復以古之
賢聖自期也臣本迂儒加以老病自知無用分其窮
寂今者徒以趣召之峻冒昧而來耳目筋骸皆難勉
強然而未敢遽以告歸為請者誠感眷遇之厚猶欲
少恐須臾以俟陛下聖志之立聖學之 決知異日

姦言邪說不能侵亂果如前所期者然後乞身以去

讀至此可見先生堯舜其君之意如此其切

則為上不負天子下不負所學而臣主俱榮矣顧以

此事在臣但能言之而其用力則在陛下萬一暮景

迫人不容宿留則抱此耿耿私恨無窮伏望聖慈憐

臣此志察臣此言策勵身心勉進德業使臣蚤得遂

其所願則雖夕死瞑目無憾矣

乞進德劄子

寧宗初政

論為學能變化氣質

事目同上

此篇論變化氣質非百倍其功不足以致
之所以勉進君德用力之要進在於此

臣聞中庸有言人一能之已百之人十能之已千之
果能此道雖愚必明雖柔必強而元祐館職呂大臨
爲之說曰君子所以學者爲能變化氣質而已德勝

此人之所以不可不孝

氣質則愚者可進於明柔者可進於強不能勝之則
雖有志於學亦愚不能明柔不能強而已矣蓋均善
而無惡者性也人所同也昏明強弱之稟不齊者才
也人所異也誠之者所以反其同而變其異也夫以

不美之質求變而美非百倍其功不足以致之今以

鹵莽滅裂之學或作或輟而求變其不美之質及不

此皆鹵莽滅裂之意

能變則曰天質不美非學所能變是果於自棄其爲
不仁甚矣臣少時讀書偶於此語深有省焉奮厲感
慨不能目已自此爲學方有寸進食芹而美敢以爲

獻 貼黃

朱子經濟文衡類編卷之一終

續集

朱子經濟文衡類編卷之二

之所以勉進君德用力之要也在於此

言人一能之己百之

言一能之己百之

言一能之己百之

言一能之己百之

言一能之己百之

言一能之己百之

言一能之己百之

朱子經濟文衡類編卷之二

續集

○聖德類

論大學明德新民之道

先生既除煥章待制侍講冬十月辛丑受

詔進講大學閏月辛酉晚講先生講及數

次復編寫成帙取旨進入上喜令點句以

來他日請問上曰宮中嘗讀其要在求於

心先生頓首謝

此篇專論人性有氣稟物欲之累古人必

先自明其德推之以盡新民之道

臣竊謂天道流行發育萬物而人物之生莫不得其所以生者以爲一身之主但其所以爲此身者則又不能無所資乎陰陽五行之氣而氣之爲物有偏有正有通有塞有清有濁有純有駁以生之類而言之則得其正且通者爲人得其偏且塞者爲物以人之類而言之則得其清且純者爲聖爲賢得其濁且駁者爲愚爲不肖其得夫氣之偏且塞而爲物者固無以全其所以生之全體矣惟得其正且通而爲人

此人與物之所以異

者則其所以生之全體無不皆備於我而其方寸之

間虛靈洞徹萬里粲然有以應乎事物之變而不昧

是所謂明德者也人之所以爲人而異於禽獸者以

此而其所以可爲堯舜而參天地贊化育者亦不外

乎此也然又以其所得之氣有清濁純駁之不齊也

是以極清且純者氣與理此又聖賢之所以殊一而自無物欲之蔽自其

次者而下則皆已不無氣稟之均矣又以拘於氣稟

之心接乎事物無窮之變則其目之欲色耳之欲聲

口之欲味鼻之欲臭四肢之欲安佚所以害乎其德

此又下一等入之所以異

者又豈可勝言也哉二者相因反覆深固是以此德之明日益昏昧而此心之靈其所知者不過情欲利

緣此所以有恃上之人明德以新之

害之私而已是則雖曰有人之形而實何以遠於禽

獸雖曰可以為堯舜而參天地然亦不能有以自充

此聖人所以施其教之道

矣是以聖人施教既已養之於小學之中而後開之

以大學之道其必先之以格物致知之說者所以使

之即其所養之中而發其明之之端也繼之以誠意

正心修身之目者則又所以使之因其已明之端而

致其明之之實也夫既有以發其明之之端而又有

以致其明之之實則吾之所得於天而未嘗不明者

如此則氣質烏得而不美

豈不超然無有氣質物欲之累而復得其本然之明

哉是則所謂明明德者而非有所作為於性分之外

也然其所謂明德者又人人之所同得而非有我之

得私也向也俱為物欲之所蔽則其賢愚之分固無

以大相遠者今吾既幸有以自明矣則視彼眾人之

同得乎此而不能自明者方且甘心迷惑沒溺於卑

污苟賤之中而不自知也豈不為之惻然而思有以

救之哉故自推吾之所自明者以及之始於齊家中

此又推己之德以新民德之道

於治國而終及於平天下使彼有是明德而不能自明者亦皆如我之有以自明而去其舊染之污焉是則所謂新民者而亦非有所付畀增益之也然德之在己而當明與其在民而當新者則又皆非人力之所為而吾之所以明而新之者又非可以私意苟且而為也是其所以得之於天而見於日用之間者固已莫不各有本然一定之則矣以其義理精微之極有不可得而名者故姑以至善目之此傳所謂君之仁臣之敬子之孝父之慈與人交之信乃其目之大

亦不過因其固有之質而推以新之使止於至善

者也衆人之心固莫不有是而或不能知學者雖或知之而亦鮮能必至於是而不去此為大學之教者所以慮其理雖復而有不純欲雖克而有不盡將無以盡夫修己治人之道而必以是為明德新民之標的也欲明德而新民者誠能求必至是而不容其少有過不及之差焉則其所以去人欲而復天理者無毫髮之遺恨矣

經筵大學講義寧宗初政

論大學傳首章釋明德之義

事目見前

此段專論帝堯文王明德之效

臣謹按此傳之首章釋經文明明德之義其曰克明德者見人皆有是明德而不能明唯文王能明之也
 夫人之所以不能明其明德者何哉氣稟物欲害之也人心為氣稟物欲之所害則不能明其德蓋氣偏而失之太剛則有所不克氣偏而失之太柔則有所不克聲色之欲蔽之則有所不克貨利之欲蔽之則有所不克不獨此耳凡有一毫之偏蔽得以害之則皆有所不克惟文王無氣稟物欲之偏蔽故能有之勝之而無難也其曰顧諟天之明命者人

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故人之明德非他也即天之所以命我而至善之所存也是其全體大用蓋無時而不發見於日用之間事親事長飲食起居其所當然各有明德人唯不察於此是以氣稟物欲得以蔽之而不能自明常日在之無少間斷真若見其參於前倚於衡也則明德常明而天命在我矣其曰克明峻德者人之為德未嘗不明而其明之為體亦未嘗不大但人自有以昏之是以既不能明而又自陷於一物之小唯堯為能明其大德而無昏暗狹小

之累是則所謂止於至善也皆自明也者言此上所引三句皆言人當有以自明其明德也能自明其明德則能治其天下國家而有以新民矣同上

論大學傳二章釋新民之義

事目見前

此段專論日新不已之功

臣謹按此傳之二章釋新民之義也蓋沐浴之盤者常用之器而銘者自儆之辭也古之聖賢兢兢業業固無時而不戒謹恐懼然猶恐其意有所怠而忽忘

聖賢自敬恐猶不敢忽况衆人乎

之也是以於其常用之器各因其事而刻銘以致戒焉欲其常接乎目每儆乎心而不至於忽忘也其辭所謂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者則取沐浴之事而言之蓋人之有是德猶其有是身也德之本明其猶身之本潔也德之明而利欲昏之猶身之潔而塵垢汙之也一旦存養省察之功真有以去其前日利欲之昏而日新焉則亦猶其疏瀹澡雪而有以去其前日塵垢之污也然既新矣而所以新之之功不繼則利欲之交將復有如前日之昏猶既潔矣而所以潔之

之功不繼則塵垢之集將復有如前日之汚也故必

此見聖賢為女子未已之

道

因其已新而日日新之又日日新之使其存養省察之

功無少間斷則明德常明而不復為利欲之昏亦如

人之一日沐浴而日日沐浴又無日而不沐浴使其

疏瀹澡雪之功無少間斷則身常潔清而不復為舊

染之汚也昔成湯所以反之而至於聖者正惟學於

伊尹而有得於此故有感乎沐浴之事而刻銘於盤

以自戒焉而稱其德者亦曰不邇聲色不殖貨利又

曰以義制事以禮制心又曰從諫弗咈改過不吝又

曰與人不求備檢身若不及皆曰新之謂也至詩所

此敬字為日新之本

謂聖敬日躋者則其語意於白新為尤近而敬之一

字又見其所以日新之本蓋不如是則亦何地可據

而能日繼其功哉其後伊尹復政太甲復以始終惟

一時乃日新為丁寧之戒蓋於是時太甲方且自怨

自艾於桐處仁遷義而歸是亦所謂苟日新者故復

推其嘗以告于湯者告之欲其日進乎此無少間斷

而有以繼其烈祖之成德也其意亦深切矣至周武

王踐祚之初受師尚父丹書之戒而於几席觴豆刀

劍戶牖盥盤莫不銘焉則亦聞湯之風而興起者皆
可以爲萬世帝王之法矣傳者釋新民之義而及於
此蓋以是爲自明之至而新民之端也其曰作新民
者武王之封康叔以商之餘民染紂汚俗而失其本
心也故作康誥之書以告之以此欲其有以鼓舞而
作興之使之振奮踴躍以去其惡而遷於善舍其舊
而進乎新也然此豈聲色號令之所及哉亦自新而
已矣其曰周雖舊邦其命維新者言周之有邦自后
稷以來千有餘年至於文王聖德日新而民亦丕變

故天命之以有天下是其邦雖舊而命則新也蓋民
之視效在君而天之視聽在民若君之德昏蔽穢濁
而無以日新則民德隨之亦爲昏蔽穢濁而日入於
亂民俗旣壞則天命去之而國勢衰弊無復光華如
人向老如日將暮日凋日瘁日昏日暗不覺滅亡之
將至若其有以自新而推以及民使民之德亦無不
新則天命之新將不旋日而至矣其曰君子無所不
用其極者盤銘言日新也康誥言新民也文王之詩
自新新民之極也故曰君子無所不用其極極卽至

善之云用其極者求止於是而已矣同止

大學傳三章釋止善之義

事目見前

此段專一發明當止之道

臣謹按此傳之三章釋經文止於至善之義其曰邦

畿千里惟民所止者以民止於邦畿明物之各有所

止也其曰可以人而不如鳥乎者言鳥於其欲止之

時猶知其當止之處豈可人為萬物之靈而反不如

鳥之能知所止而止之也其引穆穆文王以下一節

此皆發明當止之義

則以聖人之止而明至善之所在也蓋天生烝民有

物有則是以萬物庶事莫不各有當止之所但所居

之位不同則所止之善不一故為人君則其所當止

者在於仁為人臣則其所當止者在於敬為人子則

其所當止者在於孝為人父則其所當止者在於慈

與國人交則其所當止者在於信是皆天理人倫之

極致發於人心之不容已者而文王之所以為法於

天下可傳於後世者亦不能加毫末於是焉但眾人

眾人為氣稟物欲之所昏故不知所止

類為氣稟物欲之所昏故不能常敬而失其所止唯

此聖人所以異於衆人

聖人之心表裏洞然無有一毫之蔽故連續光明自無不敬而所止者莫非至善不待知所止而後得所止也故傳引此詩而歷陳所止之實使天下後世得以取法焉學者於此誠有以見其發於本心之不容已者而緝熙之則其敬止之功是亦文王而已矣詩所謂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儀刑文王萬邦作孚正此意也然君之所以仁臣之所以敬子之所以孝父之所以慈朋友之所以信皆人心天命之所以自然非人之所能爲也但能因事推窮以至其極而又推類

以盡其餘則天下之物皆有以見其至善之所在而止之矣其引瞻彼淇澳以下其意則以明夫所以得其至善而止之之方與其得止之驗也夫如切如磋言其所以講於學者已精而益求其精也如琢如磨言其所以脩於身者已密而益求其密也此其所以擇善固執日就月將而得止於至善之由也恂慄者嚴敬之存乎中也威儀者輝光之著乎外也此其所以晬面盎背施於四體而爲止於至善之驗也盛德至善而不能忘蓋人心之所同然聖人旣先得之而

其充盛宣著又如此是以民皆仰之而不能忘也盛德以身之所得而言也至善以理之所極而言也切磋琢磨求其止於是而已矣其引於戲前王不忘以下一節則因上文民不能忘而言也蓋賢其賢者聞而知之仰其德業之盛也親其親者子孫保之思其覆育之恩也樂其樂者含哺鼓腹而安其樂也利其利者耕田鑿井而享其利也此皆先王盛德至善之餘澤故雖已沒世而人猶思之愈久而不能忘也

上

論大學傳四章釋物有本末之義

事目見前

此段專謂已德既明而民德自新是謂之本若分爭辨訟求以新之則爲末矣

臣謹按此傳之四章釋經文物有本末之義也蓋言聖人德盛仁熟所以自明者皆極天下之至善故能大有以畏服其民之心志而使之不敢盡其無實之辭是以雖其聽訟無以異於衆人而自無訟之可聽蓋已德既明而民德日新則德其本之明效也或不

能然而欲區區於分爭辨訟之間以求新民之效其亦末矣

論大學傳所以釋經之義

事目見前

此段專謂傳文所引皆發明正經以示學者用力進德之地

臣又謹按自此以上大學之傳以釋前章正經之義者也其言克明德者欲學者自強其志以勝其氣稟之偏物欲之蔽而能明其明德也其言顧諟天之明

命者欲學者之於天理心存目在而不可以頃刻忘也其言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者欲學者深自省察一日沛然有以去惡而遷善則又如是日日加功而無間斷也其言如切如磋如琢如磨者欲學者之不以小善自足而益進其功以求止於至善亦日新之意凡此數者其言雖殊其意則一臣願陛下深留聖意而實致其功必使一日之間曉然有以見夫氣稟物欲之爲已害脫然有以去之而無難則天理之明瞭然在目而有以爲日新之地矣然後日日新之又

日新之如既切而復磋之如既琢而復磨之以至於至善在我而無所不用其極則宋雖舊邦而天之所以命陛下者則新矣如其不然則臣恐天下之勢將有如前章所謂向老而將暮者臣不勝大懼惟陛下留意同上

按門人董銖記云初先生既寫成冊子標貼要語皆畢欲寫成句讀而未敢啟上忽曰可一就點成句來既進上以之一日講畢留身奏曰臣所進入講義冊子必經聖覽上領之又奏不知於聖意如

何上欣然曰看來緊要處只在求放心耳先生頓首曰聖學高明宣諭極是老師宿儒窮年竟月不曾見得此意說得此語陛下天縱生知指出此求放心語正是聖學要領願推之以見於實行則天下幸甚不患不爲堯舜之君也先生出謂門人曰上可與爲善顧常得賢者輔之天下有望矣

朱子經濟文衡類編卷之二終

續集

上與與然善願常存雖之天下休望矣
不幸甚不思不為其後之世也夫出階門人日
效心請五長聖學與應願華之以其付費亦似天
會良時此意將以此語道不天雖坐臥亦出此來
首曰聖學高則宜而雖是矣唯願家論讓平資民不
阿土如然日音來幾幾更政只亦求效心耳此也

朱子經濟文衡類編卷之三

續集

○脩身類

謂大學之道以脩身為本

是年春三月召先生赴行在冬十月丙子

至在所辛巳入對垂拱殿首論大學之道

在乎誠意正心脩身以及於齊家治國平

天下

上為之動容十一月戊辰除武學博士既

拜命遂歸

此段專一發明格物窮理所以爲脩身之本而家齊國治天下平皆此基焉

臣聞大學之道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脩身爲本而家之所以齊國之所以治天下之所以平莫不由是出焉然身不可以徒脩也深探其本則在乎格物以致其知而已夫格物者窮理之謂也蓋有是物必有是理然理無形而難知物有迹而易睹故因是物以求之使是理瞭然心目之間而無毫髮之差則應乎事者自無毫髮之繆是以意誠心正而身脩

至於家之齊國之治天下之平亦舉而措之爾此所

李不可以已者如此

謂大學之道雖古之大聖人生而知之亦未有不學

乎此者堯舜相授所謂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者此也

自是以來累聖相傳以有天下至於孔子不得其位

而筆之於書以示後世之爲天下國家者其門人弟

子又相與傳述而推明之其亦可謂詳矣而自秦漢

以來此學絕講儒者以詞章記誦爲功而事業日淪

於卑近亦有意其不止於此則又不過轉而求之老

此後世不知大學之道

子釋氏之門內外異觀本末殊歸道術隱晦悠悠千

系漢文卷三
系集卷三
載雖明君良臣間或一值而卒無以復三代之盛由
不知此故也恭惟皇帝陛下聖德純茂爰自初潛以
至爲帝仁孝恭儉之德信於天下紛華盛麗一無所
入於其心此其身可謂脩矣而臨御天下暮年於此
平治之效未有所聞臣竊疑之意者前日勸講之臣
限於程式所以聞於陛下者不過詞章記誦之習而
陛下求所以進乎此者又不過取之老子釋氏之書
是以雖有生知之性高世之行而未嘗隨事以觀理
此忠誠懇惻之意
故天下之理多所未察未嘗卽理以應事故天下之

事多所未明是以舉措之間動涉疑貳聽納之際未
免蔽欺平治之效所以未著由不講乎大學之道而
溺心於虛無之過也臣慙愚抵冒罪當萬死然願陛
下清閒之燕博訪真儒知此道者講而明之考之於
經驗之於史而會之於心以應當世無窮之變則今
日之務所當爲者不得不爲所不當爲者不得而止
以至於臣下之忠邪計慮之得失不待燭照數計而
可否黑白判然矣若是則意不得不誠心不得不正
於以脩身齊家平治天下亦豈有二道哉臣之所聞

於師者如此自常人觀之疑若迂闊陳腐而不切於用然竊以爲正其本萬事理差之毫釐繆以千里天下之事無急於此矣伏惟陛下擴天日之照俯賜開納非獨微臣之幸實天下萬世之幸

癸未垂拱殿奏

劄一

孝宗朝

按先生有與魏國錄帖云初讀第一奏論致知格物之道天顏溫粹酬酢如響第二奏言路壅塞嬖倖乖張則不復聞聖語矣王詹事十朋與先生書曰過玉山邂逅侍郎汪文極口稱道登對三劄所

論天理人事備數千言高見遠識當於古人中求之也

謂當脩身以齊家

事目見前聖學類第二段

此段專言治國平天下在於先齊其家

臣聞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故人主之家齊則天下無不治人主之家不齊則未有能治其天下者也是以三代之盛聖賢之君能脩其政者莫不本於齊家蓋男正位乎外女正位乎內而夫婦之別嚴者

家之齊也妻齊體於上妾承接承於下而嫡庶之分定

發明齊家之道無餘蘊矣

者家之齊也采有德戒聲色近嚴敬遠技能者家之

如此則不能齊家

齊也內言不出外言不入苞苴不達請謁不行者家
之齊也然閨門之內恩常掩義是以雖以英雄之才
尚有困於酒色溺於情愛而不能自克者苟非正心
脩身動以禮義使之有以服吾之德而畏吾之威則
何以正其宮壺杜其請託檢其姻戚而防禍亂之萌
哉書曰牝雞之晨惟家之索傳曰福之興莫不本乎
室家道之衰莫不始乎閨內惟聖明之留意焉則天

下幸甚 已酉擬上封事 光宗初政

論大學脩身之義

事目見前聖學類第四段

此段首論身心應物之本以發明大學先
後之序末謂悅親在乎誠身旨意深切著
明可謂得知本之要

臣竊謂以身對天下國家而言則身為本而天下國
家為末以家對國與天下而言則其理雖未嘗不一
然其厚薄之分亦不容無等差矣故不能格物致知

以誠意正心而脩其身則本必亂而未不可治不親其親不長其長則所厚者薄而無以及人之親長此皆必然之理也孟子所謂天下國家皆本於身又謂於所厚者薄無所不薄其言皆本於此蓋君猶表也民猶影也此雖常語實萬世不易之論時文尤宜用表正則影無不正矣君猶源也民猶流也源清則流無不清矣若夫天下之物則有親有疎有近有遠而心之應物則有重有輕有長有短親者重而疎者輕近者長而遠者短重而長者在所先輕而短者在所後亦理勢之必然非人之所能爲也是以

此章詳陳大學之條目曰格物曰致知曰誠意曰正心曰脩身曰齊家曰治國曰平天下凡有八事而於章末獨以脩身齊家二事結之亦猶前章知所先後之云而其旨亦以深矣臣願陛下清閒之燕從容諷味常存於心不使忘失每出一言則必反而思之曰此於脩身得無有所害乎每行一事則必反而思之曰此於脩身得無有所害乎小而嘖笑念慮之間大而號令黷陟之際無一不反而思之必無害也然後從之有害則不敢也則又夙興而思之曰吾於吾親

經濟文衡 卷之三

此所謂說親有道在乎誠身

得無有未厚乎夜寐而思之曰吾於吾親得無有未厚乎以至於出入起居造次食息無時不反而思之必已厚也然後守之而勿失一有未厚則又恐懼而益加厚焉念念如此無少間斷則庶乎身脩親悅舉而措諸天下無難矣惟陛下深留聖意臣又謹按大學文自則近道矣以上為前章自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以下為後章前章略提綱領後章細分條目鉅細相涵首尾相應自為詳備蓋夫子所誦古經之言而曾子記之自此以下傳文十章則曾子之意而

門人記之也然必先讀經文使之習熟而綱領條目羅列胷中如指諸掌然後博考傳文隨事體察而實致其力使吾所以明德而新民者無不止於至善而天下之人皆有以見其意誠心正身脩家齊國治天下平之効則天下之道不在於書而在於我矣

大學講義 寧宗初政

經筵

朱子經濟文衡類編卷之三終

續集

經濟文衡 續集卷之三

七

...中...能...掌...然...對...事...文...制...事...艱...察...而...意...
...人...之...出...然...必...共...齟...交...與...之...皆...燦...而...融...融...新...目...

朱子經濟文衡類編卷之四

續集

○正心類

謂天下事皆本於聖心

先是淳熙丁未歲秋七月除先生江西提
刑是歲夏六月奏事延和殿上獎諭甚渥
是日除兵部郎官前數日會與本部侍郎
林栗議易西銘不合於是請祠秋八月除
直寶文閣主管西京嵩山崇福宮九月復
召冬十一月促入對初先生入奏事迫於

足疾嘗面奏以口陳之說有所未盡乞別具封事以聞至是再辭遂併具封事投匭以進疏入夜漏下七刻上已就寢亟起秉燭讀之終篇明日除主管太乙宮無崇政殿說書

此篇專論聖心萬事之本此心既正則天下無一不歸吾仁之中臣輒以陛下之心爲天下之大本者何也天下之事千變萬化其端無窮而無一不本於人主之心者此

自然之理也故人主之心正則天下之事無一不出於正人主之心不正則天下之事無一得由於正蓋不惟其賞之所勸刑之所威各隨所向勢有不能已者而其觀感之間風動神速又有甚焉是以人主以眇然之身居深宮之中其心之邪正若不可得而窺者而其符驗之著於外者常若十目所視十手所指而不可掩此大舜所以有惟精惟一之戒孔子所以有克己復禮之云皆所以正吾此心而爲天下萬事之本也此心既正則視明聽聰周旋中禮而身無不

此中庸所以恐懼戒謹乎不睹不聞之地

正是以所行無過不及而能執其中雖以天下之大而無一人不歸吾之仁者然邪正之驗著於外者莫先於家人而次及於左右然後有以達於朝廷而及於天下焉若宮闈之內端莊齊肅后妃有關雎之德後宮無盛色之譏貫魚順序而無一人敢恃恩私以亂典常納賄賂而行請謁此則家之正也退朝之後從容燕息貴戚近臣攜僕奄尹陪侍左右各恭其職而上憚不惡之嚴下謹戴盆之戒無一人敢通內外竊威福招權市寵以紊朝政此則左右之正也內自

如此始得正家之道

禁省外徹朝廷二者之間洞然無有毫髮私邪之間

然後發號施令羣聽不疑進賢退奸衆志咸服紀綱

如此始得正朝廷以及萬民之道

得以振而無侵擾之患政事得以脩而無阿私之失

此所以朝廷百官六軍萬民無敢不出於正而治道畢矣心一有不正則是數者固無從而得其正是數者一有不正而曰心正則亦安有是理哉是以古先聖王兢兢業業持守此心雖在紛華波動之中幽獨得肆之地而所以精之一之克之復之如對神明如臨淵谷未嘗敢有須臾之怠然猶恐其隱微之間或

有差失而不自知也是以進師保之官以自開明列
諫諍之職以自規正而凡其飲食酒漿衣服次舍器
用財賄與夫宦官宮妾之政無一不領於冢宰之官
使其左右前後一動一靜無不制以有司之法而無
纖芥之隙瞬息之頃得以隱其毫髮之私蓋雖以一
人之尊深居九重之邃而慄然常若立乎宗廟之中
朝廷之上此先王之治所以由內及外自微至著精
粹純白無少瑕翳而其遺風餘烈猶可以爲後世法

程也

臣竊見周禮天官冢宰一篇乃周公輔導成王
垂法後世用意最深切處欲知三代人主正心

誠意之學於此
考之可見其實

陛下試以是而思之吾之所以精一

克復而持守其心者果嘗有如此之功乎所以脩身
齊家而正其左右者果嘗有如此之効乎宮省事禁
臣固有不得而知者然不見其形而視其影不覩其
內而占其外則爵賞之濫貨賄之流閭巷竊言久已
不勝其籍籍矣臣竊以是窺之則陛下之所以脩之
家者恐未有以及古之聖王也至於左右便嬖之私
恩遇過當徃者淵覲說抃之徒勢焰熏灼傾動一時
今已無可言矣獨有前日臣所面奏者雖蒙聖慈委

曲開譬然臣之愚終竊以為此輩但當使之守門傳

內外之弊皆出此輩

命供埽除之役不當假借崇長使得逞邪媚作淫巧

於內以蕩上心立門庭招權勢於外以累聖政而其

有才無才有罪無罪自不當論况其有才適所以為

姦有罪而不可復用乎且如向來主管喪事欽奉几

筵之命遠近傳聞無不竊笑臣不知國史書之野史

所關係如此之重

記之播於夷狄傳於後世且以陛下為何如主也縱

有曲折如前日所以諭臣者陛下亦安能家置一喙

而人曉之耶刑餘小醜不比人類顧乃熒惑聖心虧

損聖德以至此極而公卿大臣拱手孰視無一言以

大夫之罪

此亦公卿

救其失臣之痛心始者惟在於此比至都城則又知

此曹之用事者非獨此人而侍從之臣蓋已有出其

門者至其納財之塗則又不止於士大夫而專於將

帥臣於前日亦嘗輒以面奏而陛下諭臣以為誠當

深察而痛懲之矣退而始聞陛下比於環列之尹已

嘗有所易置乃知陛下固已深察其弊而無所待於

人言然猶未嘗明正其罪而反寵以崇資巨鎮使即

便安此曹無知何所忌憚况中外將帥其不為此者

無幾陛下亦未能推其類而悉去之也陛下竭生靈
 膏血以奉軍旅之費本非得已而為軍士者顧乃
 朱嘗得一温飽怨詈謗讟悖逆絕理至有不可聞者
 一有緩急不知陛下何所倚仗是皆為將帥者巧為
 名色頭會箕歛陰奪取其糧陽以自封殖而行貨賄
 於近習以圖進用彼此既厭足矣然後時以薄少號
 為羨餘陰奉燕私之費以嫁士卒怨怒之毒於陛下
 且幸陛下受其獻則後日雖知其罪而不得復有
 所問也出入禁闥腹心之臣外交將帥共為蔽欺以

此將帥措克士卒之害

至於此豈有一毫愛戴陛下之心哉而陛下不悟反
 寵暱之以是為我之私人至使宰相不得議其制置
 之得失給諫不得論其除授之是非以此而觀則陛
 下所以正其左右未能及古之聖王又明矣且私之
 得名何為也哉据已分之所獨有而不得以通乎其
 外之稱也故自匹夫而言則以一家為私而不得以
 通乎其鄉自鄉人而言則以一鄉為私而不得以通
 乎其國自諸侯而言則以一國為私而不得以通乎
 天下至於天子則際天之所覆極地之所載莫非已

此見王者

分之所有而無外之不通矣又何以私為哉今以不能勝其一念之邪而至於有私心以不能正其家人近習之故而至於有私人以私心用私人則不能無私費於是內損經費之入外納羨餘之獻而至於有私財陛下上為皇天之所子全付所覆使其無有私而不公之處其所以與我者亦不細矣乃不能充其此一念之私使之至於無性而不私其患有不可勝言者大而自割裂以狹小之使天下萬事之弊莫不由此而出是豈不可惜也哉若以時勢之利害言之則天下之勢合則強分則弱故諸葛亮之告其君曰宮中

府中俱為一體陟罰臧否不宜異同若有作姦犯科及為忠善者宜付有司論其刑賞以昭陛下平明之治不宜偏私使內外異法也當是之時昭烈父子以區區之蜀抗衡天下十分之九規取中原以興漢室以亮忠智為之深謀而其策不過如此可謂深知時務之要而暗合乎先王之法矣夫以蜀之小而於其中又以公私自分彼此如兩國然則是將以梁益之半圖吳魏之全又且內小人而外君子廢法令而保姦回使內之所出者日有以賊乎外公之所立者常

展轉辨論愈發愈明

不足以勝乎私則是此兩國者又自相攻而其內之私者常勝外之公者常負也外有邪敵之虞內有陰邪之寇日夜夾攻而不置為國家者亦已危矣夫以義理言之既如彼以利害言之又如此則今日之事此皆心行不正之患如不蚤正臣恐陛下之心雖勞於求賢而亦有所妨乎此則賢人必不得用而所用者皆庸繆儉巧之人雖勤於立政而一有所礙乎此則善政必不得立而所行者皆阿私苟且之政日往月來養成禍本而貽燕之謀未遠輔相之職不修紀綱壞於上風俗壞於

下民愁兵怨國勢日卑一旦猝有不虞臣竊寒心不知陛下何以善其後也然則臣之所謂天下大本惟此又照起句首尾相應可以為法在陛下之一心者可不汲汲皇皇而求有以正之哉

戊申封事

孝宗朝

論人心道心之別

事目見前

此段專一發明舜禹傳心之妙

臣謹按尚書舜告禹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夫心之虛靈知覺一而已矣而以爲有

人心道心之別者何哉蓋以其或生於形氣之私或原於性命之正而所以為知覺者不同是以或危殆而不安或精微而難見耳然人莫不有是性故雖下愚不能無道智不能無人心亦莫不有是性故雖下愚不能無道此三聖以來未有心二者雜乎方寸之間而不知所以治之則危者愈發明至此者危微者愈微而天理之公卒無以勝乎人欲之私矣精則察夫二者之間而不雜也一則守其本心之正而不離也從事於斯無少間斷必使道心常為一身之主而人心每聽命焉則危者安微者著而動靜云

為自無過不及之差矣

上段注文出中庸序

謂仁者本心之全體

事目見前

此段專一發明克己復禮之功

又按論語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為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夫仁者本心之全德也已者一身之私欲也禮者天理之節文也蓋人心之全德莫非天理之所為然既有是身則亦不能無人欲之私以害焉故為仁者必有以勝其

私欲而復於禮則事皆天理而本心之德復全於我也心德既全則雖以天下之大而無一人不歸吾之仁者然其機則固在我而不在人也日日克之不以爲難則私欲淨盡天理流行而仁不可勝用矣同上

注文

論太祖正心之法

事目見前

此段專論太祖方寸之地正大光明真足爲法

臣竊聞太祖皇帝改營大內既成躬御正殿洞開重

門顧謂侍臣曰此如我心聖心如此正大少有邪曲人皆見之臣竊

謂太祖皇帝不爲文字言語之學而其方寸之地正

大光明真與堯舜之心如合符節此其所以肇造區

夏而垂裕無疆也伏惟陛下遠稽前聖而近以皇祖

之訓爲法則一心克正而遠近莫不敢一於正矣同

上

凡事當裁之以心

事目見前

此段專論人主當明理欲之辨而審其去
取

臣願陛下自今已往一念之萌則必謹而察之此爲
天理耶爲人欲耶果天理也則敬以擴之而不使其
少有壅闕果人欲也則敬以克之而不使其少有凝
滯推而至於言語動作之間用人處事之際無不以
是裁之知其爲是而行之則行之惟恐其不力而不
當憂其力之過也知其爲非而去之則去之惟恐其
不果而不當憂其果之甚也知其爲賢而用之則任

之惟恐其不專聚之惟恐其不衆而不當憂其爲黨
也知其不肖而退之則退之惟恐其不速去之惟恐
其不盡而不當憂其有偏也如此則聖心洞然中外
融徹無一毫之私欲得以介乎其間而天下之事將
惟陛下之所爲無不如志矣

戊申封事

孝宗朝

謂聖心正凡事無不正

事目見前

此段專言聖心爲萬事之本心正則無不
正

凡此數者根株深固枝葉廣濶若不可以朝變而夕除者然究其本則亦在夫陛下之反諸身耳聖心誠無不正則必能出私帑以歸版曹矣版曹不至甚闕

所謂正其本則萬事理

必能復破分之法除殿最之科以寬州縣矣聖心誠無不正則必能擇宰相以選牧守矣擇臺諫以公刺舉矣聖心誠無不正則必能嚴宦官兵將交通之禁而以選將屬宰相矣宰相誠得其人則必能為陛下擇將帥以作士氣討軍實廣屯田以省漕運矣上自朝廷下達州縣治民典兵之官既皆得人然後明詔

宰相議省監司之員而精其選重其責又詔銓曹使以縣之劇易分為等差而常切詢訪天下之官吏能為縣者不拘薦舉之有無不限資格之高下而籍其姓名使以次補最劇之縣果有治績則優而進之不勝其任則黜而退之凡州縣之間無名非理之供橫歛巧取之政其泰甚而可去者可以漸去而民力庶乎其可寬矣

戊申封事 孝宗朝

謂心有天理人欲之異

是年除浙東提舉冬奏事延和殿此第二

劄

此段專一發明君心理欲之分所用賢否
爲安危之別議論奮發與出師表相表裏
人主所以制天下之事者本乎一心而心之所主又
有天理人欲之異二者一分而公私邪正之塗判矣
蓋天理者此心之本然循之則其心公而且正人欲
者此心之疾疢循之則其心私而且邪公而正者逸
而日休私而邪者勞而日拙其効至於治亂安危有
大相絕者而其端特在夫一念之間而已舜禹相傳

所謂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者正
謂此也臣嘗竊恠陛下以大有爲之資膺受付託憂
勤願治恭儉愛民二十年於此矣而間者臨軒慨然
發歎乃或未免以治効之不進爲憂因竊以是推之
而得其說請昧萬死爲陛下一一陳之夫天下之治
固必出於一人而天下之事則有非一人所能獨任
者是以人君旣正其心誠其意於堂阼之上突奧之
中而必深求天下敦厚誠實剛明公正之賢以爲輔
杜黃裳所謂操執綱領者此也
相使之博選士大夫之聰明達理直諒敢言忠信廉

節足以有爲有守者隨其器能寘之列位使之交脩
衆職以上輔君德下固邦本而左右私褻使令之賤
無得以好其間者有功則久其任不稱則更求賢者
而易之蓋其人可退而其位極切當不可以苟充其人可廢
而其任不可以輕奪此天理之當然而不可易者也
人君察於此理而不敢以一毫私意鑿於其間則其
心廓然大公儼然至王泰然行其所無事而坐收百
官衆職之成功一或反是則爲人欲私意之病其偏
黨反側黷闇猜嫌固日擾擾乎方寸之間而奸僞讒

慝叢眚眩瞶又將有不可勝言者此亦理之必然也

恭惟陛下卽政之初蓋嘗選建豪英任以政事矣不
幸其間不能盡得其人或以庸陋鬼瑣不堪委寄或
以朋比欺罔自速罪辜而陛下之心又本有前日權
臣跋扈之疑是以不復廣求賢哲而姑取軟熟易制
承順不違之人以充其位於是左右私褻使令之賤
始得以奉清閒備驅使而宰相之權文字反復說盡利害日輕旣而陛下
亦慮其勢有所偏而因重以壅已也則又時聽外庭
之論雖甚強訐無所違忤意者將以陰察此輩之負

犯而操切之欲其有所忌憚而不敢肆於爲惡陛下
之用力則已勞矣而其翕張擒縱之機周防畏避之
計又可謂無遺巧矣然而天下之勢終不免於偏有
所重而治亂安危之效又未能盡如聖志之所欲蓋
既未能循天理公聖心以正朝廷之大體則固已失
其本矣而又欲無聽士大夫之公言以爲駕馭之術
則士大夫之進見有時而近習之從容無間士大夫
之禮貌旣莊而難親其議論又苦而難入近習便辟
側媚之態旣足以盡心志胥吏狡獪之術又足以眩

聰明此其生熟甘苦旣有所分則恐陛下未及施其

懇切告君之言

駕馭之策而先已墮其數中矣是以比年陛下雖欲
微抑此輩而此輩之勢日重雖欲兼採公論而士大
夫之勢日輕重者旣狹其重以竊陛下之權其輕而
姦者又借力於陛下之所重以爲竊位固寵之計中
外相應更濟其私至於姦窮惡稔蹤跡敗露然後其
素輕者不免於譴訶然猶委蛇盤礴不失其崇資峻
秩而攫取陛下之厚賜優禮以去其素重者則陛下
固未嘗一問其朋比援引之姦也日徃月來浸淫耗

說事理詳盡

蝕使陛下之德業日隳綱紀日壞邪佞充塞貨賂公
行兵怨民愁盜賊間作災異數見饑饉荐臻蓋羣小
相挺人人皆得滿其所欲惟有陛下了無所得而國
家顧乃獨受其弊是則陛下之勞既不足以成天下
之務而反以敗之其巧既不足以勝羣小之奸而反
以助成其勢若彼之所以蔽遮天理濁亂聖心則將
益深錮而遂至於不可解蓋其失萌於一念之疑夫
臣而其爲害展轉至此所謂差之毫釐繆以千里者
臣恐陛下於此偶未察也是以往歲蒙恩賜對去年

應詔言事皆以明理正心之說陳于陛下之前惓惓

深衷實在於此而學淺辭拙不足以起發聖意恐懼

至今乃幸復以職事得望清光敢畢其餘忠如此誠

願陛下深察天理以公聖心終篇之意收拾在此廣求賢才以脩聖政則

夫左右私褻使令之賤固已無隙可投以誤恩顧則

又痛斥而遠屏之以永除後日蔽遮濁亂深錮之害

庶幾天下之事猶可復爲陛下之國家將不至於卒

受羣小之弊臣至愚極陋學無所成獨有螻蟻愛君

忠實誠篤真告君言

憂國之心不能自己妄論至此悲憤填臆伏惟陛下

赦其罪而納其忠深爲宗廟社稷大計不俟終日斷
然行之則不惟愚臣之幸實天下之幸 辛丑延和奏
劄二

論人心各有當然之則

事目見前聖學類第四段

此段專論聖愚人物氣質之異

臣又拾遺意而論之天道流行造化發育有聲色
貌象而盈於天地之間者皆物也既有是物而其所
以爲是物者莫不各有當然之則而自不容已

得於天之所賦而非人之所能爲也今且以其至切
而近者言之則心之爲物實主於身其體則有仁義
禮智之性其用則有惻隱羞惡恭敬是非之情渾然
在中隨感而應各有攸主而不可亂也次而及於身
之所具則其口鼻耳目四肢之用又次而及於身之
所接則有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之常是皆必有
當然之則而自不容已所謂理也外而至於人則人
之理不異於已也達而至於物則物之理不異於人
也極其大則天地之運古今之變不能外也盡於小

則一塵之微一息之頃不能遺也是乃書所謂降衷
詩所謂秉彝劉子所謂天地之中子思所謂天命之
性孟子所謂仁義之心程子所謂天然自有之中張
載所謂萬物之一原邵雍所謂道之形體者但其氣
質有清濁偏正之殊物欲有淺深厚薄之異是以聖
之與愚人之與物相與殊絕而不能同耳以其理之
同故以一人之心而於天下萬物之理無不能知以
其稟之異故於其理或有所不能窮也理有未窮故
其知有不盡知有不盡則其心之所發必不能純於

義理而無雜於物欲之私此其所以意有不誠心有
不正身有不脩而天下國家不可得而治也昔者聖
人蓋有憂之是以於其始教爲之小學而使人習於
誠敬則所以養其德性收其放心者已無所不用其
至矣及其進乎大學則所謂格物致知云者又欲其
於此有以窮究天下萬物之理而致其知識使之周
遍精切而無不盡也若其用力之方則或考之事爲
之著或察之念慮之微或求之文字之中或索之講
論之際使於身心性情之德人倫日用之常以至天

地鬼神之變鳥獸草木之宜莫不有以見其所當然而自不容已者而又從容反覆而日從事乎其間以至於一日脫然而貫通焉則於天下之理皆有以究其表裏精粗之所極而吾之聰明睿智亦皆有以極其心之本體而無不盡矣

經筵大學講義

寧宗初

政

朱子經濟文衡類編卷之四終

續集

